



羅斯福見聞秘錄

譯 嘉 李 AS HE SAW IT 著 福 斯 羅

36

新羣出版社印行

一之叢文實現

羅斯福見聞祕錄

著 羅斯福·奧利伊

譯 嘉 李

新羣出版社

一九四七年

現實文叢之一

羅斯福見聞祕錄

著作者 伊利奧·羅斯福

翻譯者 李 嘉

出版者 新羣出版社

總經售 利羣聯合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出版

序

我的丈夫對於歷史時常有很大的興趣，並且時常覺得人類應該利用現實的遭遇作為未來的指針。我知道他會要每個人都儘量地寫下他們自己的印象與思想，他希望這樣可以幫助增進世界各個民族間深切的諒解，並且對世界和平的保持亦將是極有價值的工具。

他的家庭觀念是相當強的，祇要一有機會，他總是想法子把他的孩子叫了來，跟他就在一起。可是他是絕對不會叫他們來的，假如他們的來會妨害他們自己的工作；如果他們之間的任何一個感覺到他父親的需要會阻礙他特殊的任務，那麼，我的丈夫總是讓他自由發表意見，並且以他的想法為最後決定的因素。

這就告訴了我們為什麼在很多的事件與場合中，他總是設法叫他的孩子們，有時候包括他的女婿與他的唯一的女兒，去和他一起就一個時期，祇要他們的工作或是個人的職責並不阻礙他們去。他是如此地渴望着他們的陪伴，以致有一次他把我們的大兒子，詹姆士，帶到華盛頓去做他的祕書，雖然我們告訴他這對於詹姆士是太不公平了，可是他却不肯聽從。事先我們還曾經警告過他，說這種舉動可能會引起政治上的攻擊，同時因為詹姆士是他的兒子的關係，他對他父親的工作價值也許會因之減損的。不幸地這些警告都變成了事實，最後詹姆士不得不放棄這一重職務上的關係，可是我想，當詹姆士在華盛頓的時候，我的丈夫的確因為他的常在跟前，一起工作，而得到甚大的滿足與安慰的。一個人沒有經驗過作為一個大總統的寂寞，恐怕是很難能夠體會到這種渴望與家屬接近的想念與感覺吧。

在我們這一家中時常有一種很特殊的習慣，就是每當家屬中的任何一人旅行歸來，我們總是在他歸來後的第一晚，團聚在一起吃晚餐，使我們能够聽他談說他在旅行期間的一切印象和發生的事故。我們都知道我們各人的生活實在太忙碌了，假如我們不立刻聚在一起，這一次旅途中的見聞會很快地失掉它的新鮮性，開始模糊起來，終於被新的工作，新的事故所吞沒，而我們將永遠無法趕得上那一段過去。

我自己一次都沒有參加這本書中所報導的那好多次創造新歷史的旅行，因此我寫的祇是局限於在那些幾次家屬重新團聚的第一夜中所聽到的一切。可是伊利奧却曾經目親這一切。我還記得他從那幾次旅行中歸來時的興奮的神情，現在讀到他關於那些重要的日子的更完備的記載，我感覺到有加倍的興趣。

這本書中所記載的很多事物，我，當然是一無所知，並且也不會與之發生任何關係，可是我覺得，在目前每一個人，祇要他曾經有機會密切地觀察過戰爭推行的任何一面，或是參加過建設和平的未來世界組織的計劃，都應該忠實地寫下他的記錄，而對於這一類記錄的價值，我是有絕大的信仰的。

當然，每個人總是從他自己的觀點來報告他所見到的，聽到的，經歷到的事物。每一個人對於任何一個事件，一個場面，都有他自己獨特的印象，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為什麼一個同樣的事實却有着許多不同的記載。有許多人曾經親自聽到這本書中所記載的好多次的談話的，可是我相信他們一定是根據他們自己的思想與信仰，來解釋這些談話的意義的。這許多不同的個人所寫下的不同的記錄都是一樣是十分可以珍貴的。這本書是一個觀察者對這一次世界大戰中幾次重要會議的最直接的報導，未來的歷史家們將在這本書中找到一些很珍貴的資料，足以幫助他們對歷史作最後的評價。

——羅斯福夫人。

前言

這本書恰巧是本關於戰爭的書。可是我寫這本書的最重要的動機却是想給和平以新的光度，新的啓示。

在這本書中我所預備描寫的事件，我所記得的談話，以及形成我目前的信心的那些印象與事故，約略地算來，都是從戰爭的開始一直到雅爾塔三巨頭會議以後這個長時期內所發生的。在那個時期，我可以坦白地向讀者們告白，我是絲毫沒有打算把這許多事件寫成一本書的念頭的。我之所以決定寫這樣一本書是最近被許多急迫的新事件所驅使的。邱吉爾在福爾頓和密蘇里的講演；在紐約市舉行的安全理事會會議以及會議席上各人所發表的意見；逐漸增加的美國原子彈的屯積；領導世界的幾個大國間的趨向分裂的象徵，許多背棄了的諾言，以及在貪婪而陰險的帝國主義國家中重新抬頭的強力政治；這種種都是促成我寫這本書的重大的因素。

我們這一時代的節奏是很特別的，那就是說，我們的意見與輿論的根據並不是歷史的事實，而是報紙的標題。我們對蘇聯信任或不信任的決定條件並不是它在這次大戰中對勝利的偉大的貢獻（這依然是我們這一代中天大的一個事實）；而是三四天來報紙第一版上驚人的報導與標題——這些報紙在已往是往往不負責任的，因之，在動盪的今日，它們的立場與用意是加倍地值得懷疑。我們關於對英貸款的這

個觀念的形成並不是因為我們回憶到當年掉在倫敦的飛彈的轟炸，或是想到仍在繼續中的英國的糧食的缺乏；而是由於我們顧慮，並且懷疑英國的帝國的企圖。在戰爭中使我們獲得勝利的是團結，而在戰後，假如我們想獲得真正的和平，我們還是必須維持這種團結。這是極其簡單明瞭的一件事；每一個有點頭腦的中學生都能用這個題目來寫出一篇動人而極有說服力的論文來。但是在事實上，自從歐戰勝利那一天起，自從第一顆原子彈擲下以後，這一種團結便一天一天地破滅了。

也就是因為我感覺到我們是一天天地走向這種團結的相反的方向，因為我確信我們是在被一些應該認識得更清楚的人們推向分裂的途徑，我才開始覺到我應該寫這本書的重大的使命。

可是為什麼要我來寫呢？我又有什麼東西來貢獻給讀者呢？在每一次像這次大戰一樣的世界大動亂以後，一定會有千百種書籍像洪水似地從出版公司中流傳出來。將軍們，部長們，戰地記者們都會打起他們的打字機，或是提起他們的不甚銳利的筆來。可是雖然如此，我還是可以為我的書劃出一個狹小，却又十分顯明而與眾不同的獨特的地位的。

我的第一層資格是屬於生理方面的，那就是說，我是我父親的兒子。正如任何一種特權一樣，這種關係也有它不利地方。我記得有一次他便親自和我談起這種種不利——那是在海特公園中，他還是紐約市的市長，在被任命為總統候選人之前一個多月的時候。一個在社會上有聲望的人的孩子的任何行動都足以引起公眾的注意，尤其是假如那個人有很多的政治敵人；對於這一點他是非常敏感的。可是老實說，他對於我們的行動既不能，也不想加以管束。他認為我們的生活該是我們自己的，我們想做什麼，

能做什麼，就做什麼。據我自己的猜想，他，像任何的做父親的人一樣，總希望，並且相信，我們能够不做犯法的事，生長成有責任感的公民，依照我們自己各人的才賦而享受快樂與成功的生活。可是一方面他却也很小心地給我們許多規戒。

不管怎麼樣，作爲一個總統的兒子的許多不便和不利却被我的第二重資格所平衡了。那就是說，我得到很多難得的機會能够參加並且目擊這次戰爭中的，也可以說是我們這一代中的許多次最重要的會議。每一次到海外去開軍事會議的時候，父親總是需要有一個他所熟悉而信任的人，最好是他家屬的一員，在他的跟前。這並不是說他不熟悉他的政治顧問們，或是說他並不信任他們；有一個兒子在他的身旁，他是可以覺得隨便得多的。他可以毫無顧忌地談話，大聲地自己對自己說出他的思想——事實上他的確時常如此。在他的幾個兒子之中，我的地位是最容易被召喚到他那兒當他的侍從的。譬如說，在他的第一次於紐芬蘭島海面和邱吉爾見面的時候，我恰好在紐芬蘭甘特洞的一個飛行偵察中隊中服役；在他到卡薩布蘭伽的時候，我的部隊正好在阿爾及爾的外圍作戰；而當他到近東來參加開羅與德黑蘭會議的時候，我們的司令部的一個基地還依舊在突尼西亞。祇有當他到雅爾塔的時候，我無法在他的身側。當然，除開那幾次會議中我和他在一起的時間以外，在戰爭中我也回國了好幾次，有一次是病假，兩次是公差，而另一次是例假。每一次我回國的時候，總要在白宮住幾夜，因之便有機會跟他作長時間的談話。

作爲他的侍從，我便有機會參加他的許多次軍事，政治和外交上的約會，談話和會議，執行我的傳

遞文書，佈達命令以及整理記錄的職務。以這種半官方的資格，我得以聽到許多作戰中的盟國的代表們的正式與非正式的交涉。邱吉爾，史大林，蔣委員長，蔣夫人，盟軍的參謀長們，每一個戰場，每一個作戰部門的司令長官，史沫茲，戴高樂，吉倫，霍浦金斯，墨飛，莫洛托夫，埃及，希臘，南斯拉夫與英國的國王們，藩王，蘇丹與王子，總理大臣，大使，公使，宰相們——這些人們我都見到。我親自在門口迎接他們，帶他們進屋子，坐下來聽他們跟父親談話——然後在他們走了以後，聽我父親談論他對他們的印象。

而當長長的會議的白晝已經過去，父親對最後的一位訪客說了晚安，我總是一個人留下來，在他熄燈睡覺以前，陪他坐上幾小時，隨便地談說那一天所發生的事情，交換意見和各人的印象。有的時候他也會問起我作爲一個空中攝影軍官的工作情形；可是大多數都是我問他許多我所感覺到困惑的問題，從關於開闢第二戰場的籌備情形一直問到他對蔣夫人的感想。他對我有絕對的信任，以致在那次和史大林的談判後，他立刻先把那談判的結果告訴了我，而以後才告訴他的國務卿和參謀長們的。我們之間的關係已經超越了父子的關係，而變成了最親近的伴侶了；他對我的愛是一種對兒子與對朋友的混合的愛。

因之，我之得以目擊這多次會議進行的機會是雙重的：一方面我是大總統的正式的侍從，另一方面我則是最初促使聯合國團結起來的那位偉大人物的最親近的友人。通過這第二重關係，我才能更進一步地探知他的內蘊的思想，和聽他談說他對軍事勝利後建設世界和平的執烈的希望。我知道他爲世界和

平機構所安排下的條件；我知道這許多條件是在怎麼樣的談話中產生的；我知道當初的許多談判和諾言。

而現在我已經見到這許多諾言被背棄，這許多條件被藐視，和平的機構被否定。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寫這本書的原因。寫的時候，我有屢次會議的官方紀錄本作為我的參考，同時我又從我當時自己做的記錄和我的回憶中來取得補充的資料。大部份我是依靠我的記錄而不是單單憑藉我的回憶的。

這本書是為許多跟我有同樣見解的讀者們而寫的——我們都認為羅斯福是在戰時促成聯合國團結的建築師，羅斯福的理想和政治家的風度是足以在戰後維持這團結的完整性的；而他為我們所指劃出的路線現在却被一些人們惡毒而又故意地遺棄了。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希望它可以多少幫助我們重新回到那條路線。我相信這並不是不可能的。這是我們唯一的選擇。其他的我是不敢想像的了。

目次

序（羅斯福夫人）	一
前言	三
一 從德克薩斯到沃根基	一
二 大西洋憲章	一七
三 從沃根基到卡薩布蘭伽	四三
四 卡薩布蘭伽會議	五七
五 從卡薩布蘭伽到開羅	一六
六 開羅會議（一）	一三三
七 德黑蘭會議	一六〇
八 開羅會議（二）	一八七
九 從開羅——德黑蘭到雅爾塔	二〇〇
十 雅爾塔會議	二一七
十一 結論	二二八
譯後記	二三九
譯名中英對照表	一

一 從德克薩斯到沃根基

一九三八年九月，歐洲的危機終算在慕尼黑以息事寧人的方式被「解決」了；在這個時候，各人對它都有不同的看法，那是依據各人對世界與人類的觀念而定的。至於我自己，說老實話，對那一次週末的緊張祇抱着絕端自私的顧慮。那時候我正準備開始一個新的事業計劃，在德克薩斯地方建立一個小型無線電台網；因此，我所擔憂的祇是那些戰爭的風傳和納粹與法西斯的劍拔弩張的姿態是否會影響到個人的收入與營利的機會。

要究明一個事件的真相，莫過於直接向那消息的來源地打聽。那一年九月我恰巧到華盛頓去住了幾天，因此我決定去看一下父親，預備小心而機警地從他身上探出一個究竟，看當時的政治情形是否對營業會有什麼妨害。當我終於得到許可，走進他的書房和他作十分鐘的單獨會面的時候，他剛好發出他致希特勒的第二封文書，並且把文書的內容給各報館發表。我告訴他我預備收買無線電台管理權的計劃，並且想試試是否可以使這個事業成爲一個穩固的經濟基礎。

「當然囉，」我試探地說，「最近關於戰爭的這許多傳說……」我帶着期待的神情瞧着他。他把他的椅子向後拉了一下，轉過身子來正面地對着我。沉默了一下子，我有些氣餒地接下去說：「看了許多

報上的標題，好像戰爭明天就要爆發似的。據我看，這情勢恐怕對新的事業計劃不見得會有什麼好處吧！」

他笑了一笑，回答我說：「那麼你要我告訴你些什麼呢？告訴你戰爭不會爆發？告訴你應該開始進行你的無線電台的計劃？告訴你大家毋須担心？告訴你說你第一年準可以賺錢，而在第三年的年底你就可以成爲一個富翁？」

「不，我的意思是……」

「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訴你；其實，這些東西祇要是經常睜開眼睛的人都知道。歐洲的局勢遲早是要惡化的。英國和法 遲早是會感覺到希特勒幹得有些太過份的。當然，這決不致於在這個禮拜內就發生，可是這誰也沒辦法能預料。蘇聯的角色……捷克的人民……」

「可是即使歐洲有什麼變亂，不見得我們也一定要被牽涉在裏面呀？」

「這就是我們努力的目標。我們一天到晚所憂慮的也就是怎麼樣使我們不被牽涉在裏面。我們都有我們最高的希望，最高的希望！」他停頓了一下，拿起他書桌上的小擺設，在手中玩弄了一陣子，冷淡地皺住眉頭。「我說，」他突如其來地接下去，「要是我是你的話，我一定飛快神速地立刻把你那個無線電台計劃實行起來。你毫無理由去聽信某些報紙的標題而把你的全盤計劃放棄了。抓緊住一個機會而好好地幹下去。我相信你一定會成功的。」

這就是我談話的結局。在我回德克薩斯的途中，我極力思索他那突如其來的，過份親信的保證，而

開始懷疑到在他的字裏行間是否隱藏着其他的意思。可是在一九三八年的九月和十月，我們大多數美國人還離開現實不知有好幾百光年呢。結果，我祇是聳了聳我的肩膊而決定暫時忘記歐洲這個問題，開始我在德克薩斯的工作。

假如我們大多數美國人——當然連我也包括在內——在那時候能够少聳些肩膊而多注意些滿洲與捷克那些角落裏所發生的事情，我們今日一定會有比較圓滿一些的收穫而可以毋須流那麼多血的。爲了要證實我這一點真理，我翻閱了一些當時，以及更早期的公文與記錄。裏面有一段是一九三八年四月我父親所主持的一個新聞記者會議的記錄。有一位懷疑主義的記者，我父親解釋爲什麼要在太平洋建立軍備。他認爲我們是絕對無法保障菲律賓與其他的太平洋島嶼的，假如我們還得同時在西半球保障我們不受攻擊的話。而我父親的回答是這樣的：

「當然，假如你祇有一個敵人，你的話是很對的。可是假如你同時有兩個敵人，從兩個不同的地方來攻擊你呢？那麼，你的兩支脚便應該採用點機變的步伐了。你應該敏捷地先把其中的一個打倒，然後再把你的軍隊調回來打其他的一個。這是你唯一的路。」

所以遠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當全國正熱中於關於添設軍備的大爭辯中，父親已在盡他的全力使我們不致於毫無準備地來遭受諸如珍珠港事件之類的攻擊。在國會中緬因的布魯斯脫，紐約的漢姆菲許，密西根的范登堡，堪薩斯的凱漢以及愛達荷的鮑拉都是反對派的領袖，堅決不贊成任何增加陸海軍費的提案的；漢斯脫系的報紙以及麥克可密克——畢得生的徒黨則熱烈地攻擊集體安全政策並且鼓吹孤立主義。

一九四〇年的六月，我恰巧又因事到紐約去。在我回德克薩斯的途中經過華盛頓下車的時候，盤旋在我心目中的問題正是當時一切的商人所關心的問題——營業稅；尤其是超額利得稅這一個問題。對於這一項稅目，大商人或許可以對付，可是一個小規模的經營，資本少而負債多，則未免有些難以負擔。正好在我父親吃完早飯，還沒有開始他白天的工作的時候，我得到一個機會跟他談起這個問題。

「究竟是怎麼回事，爸？難道政府真的不想給我們這些小商人們以一些活路嗎？」

他臉上泛起了一陣微笑，把桌上的一堆芝加哥，紐約和華盛頓的報紙推到地板上，抬起頭來問我：「你喝完了你的咖啡嗎？」

「別管我的咖啡。告訴我這個超額利得稅究竟是怎麼回事。」

「你不見得以爲你的公司是特殊性的吧，是不是？」

「不，不過我……」

「而你總得承認我們政府必須籌一筆巨款？而現在這許多大企業公司都已經開始接受國防契約而大規模地工作，它們的日見增加的利益當然可以變成政府籌款的最好的來源。而我們非要弄到一筆錢不行，假如我們要建設一個充實的陸軍，海軍與空軍。」

「這當然是對的。不過我們這些小商人們呢——」

他阻斷了我的話。「毫無問題地，新的稅律將要增加某一部份人的負擔。不論這是怎麼樣一種稅律。一般地說來，關於小商人的權利，我是比誰都更關切，我總希望他們能有更好的機會與大商人競

爭。可是營業與稅務並不是我們目前的唯一問題。我們目前的問題要比這些重大得多。千百倍地重大。對於你個人的頭痛我甚為抱歉。我勸你還是吃幾片阿司匹靈吧。」

我笑了。

在我的心目中，那時還有另外一個問題，于是我接着問他：「關於徵役這問題又怎樣呢？」

我問得如此奇突，以致他最初還以為我是指財團利益的徵收呢。想了一下，他才明白。「喔，你是指徵兵。怎麼樣？」

「我是在想假如徵兵案通過了以後，你覺得約翰，佛蘭克林和我應該怎樣。我看詹姆士的年齡似乎已經太大……」

「不論怎樣，詹姆士已經是海軍陸戰隊的預備軍人了。」他提醒我。

「你能不能告訴我政府所要通過的徵兵案的性質呢？我的意思是指服役年齡等等。」

「有一件事我非得跟你說明白不可。假如那徵兵案已經成爲了法律，那麼，這將是你們個人的事了，你們必須憑你們各人的良心來決定你們的態度與行動。假如你們願意等到兵役成爲事實的時候，那麼你們不妨等。不過，假如徵兵案已經成爲了法律，你們各人都將受你們不同的兵役委員會管轄，而他們會採取適當的行動的。」

「至於要我給你些忠告，告訴你應該怎樣做，應該怎樣行動，那麼你應該首先認識清楚我是怎樣一個人。你們的事是你們自己的事，我從不干與。徵集適合兵役公民的法令之成立與否決不會變更這一

點。我可以說，天下沒有一件事能變更這一點的。」

這就是我們那一次談話的結局。

從我個人的出發點來看，那次談話的結果並不能說是怎樣圓滿。事實上，我沒和他談話以前或許我還知道得多一點，而和他一談之後，我所知道的似乎反而少了。他對於應付小商業的徵稅問題似乎也不樂觀；對於我個人應該採取的賢明的行動，他也並未給我以任何暗示。我之說那次談話並不圓滿，那是因為我當時的感覺的確如此。現在我把當時的情景回想起來，我感覺到他的始終設法叫我自己決定自己的行動實在是對的。

那一年夏天我回到我德克薩斯的工作地以後，我很快地就決定了我自己的出路。德克薩斯實在是一個好地方，當一個人預備要決定去為他祖國的陸海軍投効的時候。在德克薩斯，那正是一個人所該做的。而我得承認，每天早晨清醒地讀我的報紙，我覺得我們的國家的確有些像是遲早不得不被迫參戰的樣子。談到我個人的營業，它當時頗能自己支持；事實上，政府軍事訂貨所引起的任何生產增加都可能招來更多的廣告收入。那麼是不是有什麼事情阻止我去從軍呢？我覺得並沒有什麼。而我投軍後又怎麼樣呢？祇是一年的軍事訓練。（我那時候是這麼想的。）那麼為什麼不去投軍呢？它既無害處，又可以使我多知道一些事態的究竟。

因此在八月中我又回到華盛頓，走進了陸軍部的大門。

好幾年以前我曾經是一個私人飛行師；我曾經在航空工業方面做過事；我曾經為漢斯脫系的報紙担